

從地方史考掘 《青蚧子》的書寫歷程

圖、文 | 連明偉

穿梭頭圍老街紅磚拱柱建物之下，撫摸門牆，凝視提供庇蔭的屋簷，我們需要記憶去確定自己的身分，祖輩的遷徙無不帶有祝福，而我潛身其中，尋找落腳之處。書寫，思索，想像，努力嘗試理解，這是我所能給予、最為誠摯的回饋，我們心有篤定，不再遲疑。

冬天的雨即將告罄。

我時常獨自行走，四處晃悠，穿梭頭圍老街紅磚拱柱建物之下，撫摸門牆，凝視提供庇蔭的屋簷。內心時刻起伏，光影斑駁，揣想數百年前原始的蓊鬱野曠，以及後世的錦簇盛景。蘭陽開發史的起點，遼闊的象限，我的溯源。頭圍和平街南北向，原是緊靠運河的街道，如今運河已經匿跡。地方耆老的回憶，來自更古老的先輩，當時的運河北通烏石港，南抵打馬煙，海沒有那麼遠，入了夜，便能源源不絕聽見從龜山島傳來的濤聲。漫長的路，仰賴後世者細密爬梳，立定探望，恆久牽掛不敢忘懷，原來所有的故事都有來歷，關於遷徙、抵達、乃至運命的繁衍子孫。

蘭地的史書不多，開發史並不長，早期始終被認為是化外之地。明崇禎七年（1634年），西班牙人在蛤仔難建立聖楞佐堂，為平埔族佈教。清順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荷蘭派兵入蘭，當時戶口名簿記載，蘭地有四十五個村落，主要分兩族群，一為剽悍的泰雅族，一為居於頭城、壯圍、



頭城和平街，晴雨霽色，蘭陽開發史的初始。

宜蘭、羅東等地的平埔噶瑪蘭族。吳沙於清嘉慶元年（1796年）率眾占據烏石港南方，築土圍開墾，故頭城舊稱頭圍。爾後，方有較為詳盡的文獻。蘭史雙璧，分別是陳淑均的《噶瑪蘭廳志》和柯培元的《噶瑪蘭志略》，細筆勾勒清朝的蘭陽疆域、山川、星野、禮制、風俗、物產、宗廟、詩文等。後有日治時期的《宜蘭廳治一斑》，以及民國時期的《宜蘭縣志》，乃至更後期小說家李榮春以頭圍為背景而書寫的《和平街》、《懷

母》、《海角歸人》等書。很長一段時間，我日夜閱覽這些略顯冷僻的方志與書籍，作筆記，嘗試建構百年來的蘭陽發展史。

不帶明確指涉，不存任何鄉土與否的意識標籤，純粹發自內心，一種原生、強烈、探索邊疆的積極動能。那來自疑惑，產於對逍遙來歷的好奇，同時漸次轉化成火炭溫暖。這些文字來自口述踏查，來自文人摘藻，經過時光之流日夜篩濾，實是生命或乖舛或順遂的視野敞開，實足珍貴，不僅揭櫫時代，更蘊藏隱喻般的物事符籤，彷彿等待後人釋義。於是投身，將雙腳穩穩踩踏於這塊土地，這塊包容、自有運作規律、從未拒絕我們的土地。春夏暖和，秋冬陰雨，睡夢不知不覺長出了根，海風日夜吹拂潮湧的太平洋，我靜下心，試圖辨識從海面隆起的連綿山脈、支流走向、林內枝葉，以及生滅不息的萬物。清晨雲霧繚繞，我們收斂話語，其中有神。

頭圍老街的北側和南側各有一座小型福德祠。此兩小廟，同時創建於清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，鎮守庇護，聚集頭圍老街財氣，永保商埠繁華。北門福德祠，流傳是吳沙開蘭所建第一座福德祠，於大正五年（1916年）重修完成，黑面土地公、紅面土地婆為宗教雕塑一景。南門福德祠，分別於明治四十年（1907年）、民國六十七年（1978年）重建，廟旁有頭城鎮公所於民國一百年擺設的石刻財神龜。從北至南，隨興漫步，訪探歷史流變餽贈，我亦會停留創立於清嘉慶元年（1796年）的頭城慶元宮，走向媽祖呵護的目光之中。穿梭建物，祭拜廟堂，凝視石獅、匾額、香爐、梁柱詩文乃至神像，推演歷史層遞，考察港口興

衰與運河消匿，來往出入之際，我始終看見一張張探望天空的童稚面容。天色暗了，又亮了，有那麼一刻，我們都知道自己幸運地存活下來，同時，也深感歷史的追憶性、建構性與不可靠性。作為個體，或許必須從小我的經歷，極力探索浩瀚過往。歷史建立於過去與現在無垠似的來回織縷，注定次次重新展現於未來，時光長河所落盡的光塵、碎片與人的憂傷，都是跟自身密切相關的神祕，或者該稱內蘊。英國作家朱利安·巴恩斯說過：「我相不相信世界依然存在？我們需要記憶去確定自己的身分，我並不例外。」

千帆過盡，浪濤從遠處滔滔響起，祖輩的遷徙無不帶有祝福，蓬勃的樹枝子嗣都有自成體系的脈絡，而我潛身其中，尋找落腳之處。仰起頭，遠望山川、星圖與蕞爾村莊，同時低下頭，凝視露珠、蟻蝮與親族骨骸。書寫，思索，想像，努力嘗試理解，這是我所能給予、最為誠摯的回饋。冬天的雨即將告罄，我們心有篤定，不再遲疑，準備展開新的歷史，彷彿水珠潤滲入土壤，那樣義無反顧，那樣溫柔。☒



2017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作品《青蚨子》